

工地上的文学



编者按

本报海潮文艺版今日推出“工地上的文学”专版,三篇散文作者均是来自鱼山浙石化文学社的成员,这些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以工地为纸,以海风为笔,将岗位上的热忱、对生活的热爱,化作质朴而滚烫的文字。这些文字,是产业工人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,更是海岛发展中人文力量的鲜活注脚。让我们一起从中读懂平凡中的不凡,感受劳动之美、生活之暖。

鱼米的诱惑

宗介玲

山东,是沙土地,种植不了水稻。20多年前村民吃米,只能从走街串巷的商贩那购买。大米的价格比面点和煎饼要贵上许多,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购买时就要多番斟酌,即使家里孩子喜欢吃,也不能作为日常主食。

记忆中,通常舅舅家或者姨家煮一大锅米饭,我和表哥、表姐妹们扎堆,像是比着赛似的,几口就扒完第一碗,等着大人再给添满第二碗,这才就着菜正经吃饭。最后吃得小肚皮滚瓜溜圆地,邦邦硬,像是一个小西瓜。这时,大人们就会开玩笑地拍拍某个孩子的肚皮说:“听听响,熟了,开瓜!”一群孩子,不过四五岁大,一听这话吓得一推碗筷,撒腿就跑,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。只留下吃着余下饭菜的大人们笑中带泪。但是,孩群即使是仓皇而逃,每个人吃过的碗底也不见剩下一粒米。

后来,妈妈南下务工,带着我前往“鱼米之乡”,想让我实现米饭自由的愿望。

收获时节,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,稻谷粒藏在青绿色的叶子中间,微风拂过,随风摇摆,绚烂又真实地存在着,既谦

逊又不自卑。

稻穗因为天气和稻田位置的原因,有倒伏,收割时有很多被“忽视”了。放了学,我便跟着妈妈去别人收割完的稻田里拾穗。拾穗,也是有讲究的,通常是田主人家收割完之后,人家家里人先大略拾一遍,等查看有没有遗留后,待田主人家带着收割好的稻穗离开田地,拾穗者们方可进入田中。一块田能拾的稻穗不多,几个穗头或者几十个穗头都不一定,不全看运气,有时候也拼眼力和手速。

稻穗积少成多,将晾晒好的穗头用木棒槌敲打下颗粒,然后送去粮房站,机器脱皮,“呼呼呼”,脱去黄澄澄、金灿灿的外衣,露出白花花、亮晶晶的大肚子,这就完成了从稻谷到大米的蜕变。

新米不吃水,煮米饭时要较陈米少放一些水。妈妈炒上一盘青椒土豆丝,小学三年级的我能就着菜吃两大碗米饭,但这次不是狼吞虎咽的,而是慢条斯理地细细品尝,毕竟,每一穗稻头都是一个弯腰的馈赠,要珍惜这份馈赠。



月光下的雪儿

刘小红

听朋友提起,他回老家时竟意外遇见了二十年前的那只狗,这么多年过去,它居然还活着。愕然之余,突然想起了我的雪儿,如果一只狗真正可以活二十年,那我们家的雪儿是否也在某个角落,静静守候着我的归来?雪儿一生忠心护主,却无子无女,甚至未曾体验过爱情的甜蜜,却已不知去向,忽然心生难过,不禁暗自神伤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、玩具和电子产品的童年里,依然可以无忧无虑。有着情同手足的哥哥姐姐,还有寸步不离的雪儿。雪儿漂亮、勇敢、有趣而又嫉恶如仇。在那样的年代,那样的乡村里,有雪儿的陪伴,便给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。

我出生那年,父亲从太行山中带回一只小狗。它除了眼睛和鼻头是黑色的,全身通体雪白,没有一丝杂毛。父亲说我生性体弱,带它回来做个玩伴。我和大哥、二姐见它白净,便起名“雪儿”。全家人围着给它喂奶、洗澡,照顾得无微不至。那时生活并不富裕,但家里人吃的,从来少不了雪儿一口。在全家人的百般呵护下,雪儿一天天长大,愈发飒爽英姿,帅气逼人。

每天早上,雪儿跟着我上学,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才肯离开。从学校到我家,要过两

条马路,不到两千米的路程。每当放学钟声响起,雪儿仿佛能听懂一般,立刻拉伸四肢,撒腿直奔学校门口。在一群群放学孩子中间,它像一道白光突然闪过,冲到我和大哥、二姐身边欢蹦乱跳,欢喜不已。这时,我们三兄妹便是人群中最亮眼的存在,在纷纷闪开的人群里,排成一列纵队向家走去。这样的阵势,让我们在那段青葱岁月里多了几分“底气”,从未受过别人欺负。

夏天的夜晚,大树下乘凉的人们相继睡去,蝉鸣阵阵,清风拂来。这时的雪儿格外安静,半眯着眼睛,在凉爽又安宁的夜幕里,守护着沉睡的我们,直到农忙的大人从田里归来,才默默地尾随回家。有次父母去邻村办事,天黑还没回来,我们兄妹仨蹲在院外的老槐树下害怕,雪儿就趴在我们身前,耳朵警惕地竖着,时不时抬头张望,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,像在安慰我们,又像在站岗放哨。

冬季大雪纷飞的午夜,晚自习的钟声一响,就能看到月光下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奔学校而来。雪儿穿过人流,在人群中精准找到我们,立刻欢欣雀跃地摇着漂亮的尾巴,用嘴巴轻轻舔着我的书包,然后一圈围绕着我们,陪着我们欢快地向家走去。月光下,三个高矮不一的孩子,带着一条像雪一样白净的狗,背着书包在深浅不一的雪地里蹦蹦跳跳、追逐打闹,一路欢笑向家走去。因为有雪儿的陪伴,父母不用担心我们在外受人欺负,也不担心风雪夜归的安危。

然而,雪儿还是丢了。在那个白雪皑皑的深冬,我们全家找遍了整个村庄,呼喊它的名字,奔走相告,甚至搜遍了后山的每一个坑洼,最终却只能无功而返,相对无言。那一天,全家都沉浸在悲伤中。我跟着爸爸的身后,走

现在,我来到了真正的“鱼米之乡”——浙江。小区临近山野,在阳台上就可以就看见一个心形池塘和几处板正的田地。稻田收过,翻地、注水,待时机成熟,便见一个个零星的斗笠,一只手握着一把绿油油的秧苗,另一只手快速分拣出一簇稻苗,又快又准地插入水田里,佝偻着腰背,扛着太阳。偶尔拉一拉卷起的裤管,伸直腰身,往腿上、胳膊上拍打着什么东西,或是牛虻、或是水蛭,距离甚远,我不得而知。一簇、两簇,一行、两行……以点成线,以线构面,秧田便在这种重复的动画中成了。

一场雨过后,秧田更加青翠鲜活。小区临近海,常有海鸥或其他海鸟光顾秧田。洁白的羽毛、朱红色细长的腿,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落在秧苗之间,那长长的喙忽起忽落,不知在找寻着什么。

国庆后,我回了一趟山东老家,走之前稻田还是金黄丰盈的,短短数日回归时,田里就只剩下收割后的空旷。现在更多的是依靠机器自动收割吧,我呆呆地看着满地淡黄色的稻壳自顾自地想着。

“明早,我们去码头买几条鲜鱼炖炖吃吧。”先生询问我说。“只吃鱼,不煮米饭了。身材管理,要少吃碳水。”我下意识地回答道。其实,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米饭对于现在的我来说,已经不是必须的主食了。

也许,在我今后的岁月长河中,米饭都将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但是,在童年的时光里,幼童心中的饭香、拾穗的艰辛,都将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,久久不能忘怀。

遍了村里的每一个沟沟坎坎,脚底都磨破了,问遍了全村人,还是没有雪儿的消息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,一天下来,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。二姐哭了,她似乎早已意识到,再也看不到雪儿的身影了;大哥一声不吭,默默地清理着雪儿的用品。

“肯定是被卖狗肉的偷走了!”二姐带着哭腔,幽怨地说。

“雪儿那么聪明,怎么会被他们骗走?”我百般不信,反驳道。

“你傻呀!现在这些偷狗的,随便在馒头、肉里加些迷魂药,吃一口就没了知觉,再聪明有什么用!”二姐白了我一眼。

“雪儿从小就不随便吃别人扔在地上的东西!”我有些生气二姐质疑雪儿的品格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几乎要掉下来。

但我从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流泪,这是父亲从小教我的:“遇事不要哭,咽回去,哭是解决不了问题,是无能的表现……”可当三天后依然没有雪儿的消息时,我还是大哭了一场。这一次,父亲没有阻止,或许他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吧——毕竟,我们和雪儿在一起的甜蜜时光太多、太久,太难忘记。从那以后,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宠物。

后来,直到我的孩子出生,对邻居家的宠物狗爱不释手,我也没有再养狗的念头。因为我怕,怕孩子再经历我那段失去伙伴的痛苦。

大雪封山的时候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在那下雪的路口,漫天飞舞的天地间,雪儿渐渐由远而近,直奔我跑来,像个孩子一样欢快,眉眼清晰可见,伸着舌头笑弯了嘴。那一晚,月色很亮。我把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,眼泪浸湿了枕巾,在如水的月色下闪闪发光。

候鸟的旅途

郭亚峰

立冬了。再过两个多月,像候鸟一样在外奔波的人们,又将开始返乡的旅程。辛苦一年,最期盼的,莫过于过年那几天的团圆。盘点这一年,钱没挣下多少,年纪却悄悄长了一岁。所幸,最大的收获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,成了我疲惫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。

回头想想,我的现状,或许也是大多数人的缩影。勒紧裤带忙活一年,挣的钱大多贴补了家用,到头来所剩无几。甚至有人为了生计,在外漂泊多年都难得回一次家。

不过,我的工作虽辛苦,但比起工地上的民工兄弟,已好上许多。在我们化工厂,常能见到这样一群人:焊工、管工、钳工……无论哪个工种,干得都比我们辛苦。

有时在七八层楼高的平台检修,搭架子用的钢管,全靠人力一根根扛上来。有的架子工师傅一次能扛好几根钢管,我看着实在惊讶,空手爬上来都已气喘吁吁,他们扛着重物,却如履平地。这还不算,扛上来还得继续搭架。

春秋天还好,最怕的是夏天。除了中午吃饭,他们几乎一整天都曝晒在高空,看着都令人心疼。我曾问一位师傅:“拿这么大杯子喝水,不用下来上厕所吗?”他笑着回我:“喝下去的水,早变成汗出完了,哪还有多余的上厕所?”我一想,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
还有些活儿,需要焊工爬进釜罐里作业。罐内通风极差,一到夏天,尤其在南方的酷热天气里,里面活像一个大蒸笼。师傅们工作时,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掉,全身衣裤湿透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他们一边擦汗,一边还得聚精会神地焊接,实属不易。

一位来自大凉山的大姐,和老公一起在这儿打工。她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,才三十出头,来做监护工作。刚来时还挺显年轻,不到两年,皮肤晒得黝黑,嘴角干裂,看上去像四五十岁的人。幸好她结婚早,孩子已经在老家上高中了,由爷爷奶奶带着,不需要他们操太多心,夫妻俩只需定期寄钱回去就行。

还有一位本地的管工大哥,四十多岁了,一直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。一到检修,身上、脸上总是脏兮兮的。有一次我问他,孩子是不是上大学了。他说还在读高中,在金华。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送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,他说也是没办法,年轻时,媳妇嫌他没本事,跟别的男人走了,把孩子也带了过去。他现在一个人过,虽然见不到见面,但还是时不时给孩子打些钱过去。我听说,不免心里一阵酸楚。

鱼山这个小岛上,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有人拖家带口,把根扎在这里;有人背井离乡,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。甚至有些五六十岁的人,仍在工地上卖着力气,只为给还没成家的小儿子,多凑一点彩礼钱。看到他们,我总会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。他快60了,前两年也还在工地上干活,就是为了再帮扶我一把,直到我结婚后,才回家带孙子。

生活大抵如此,没有轻松的答案,只有不肯低头的坚持。我们像候鸟一样迁徙,像工蚁一样劳作,用肩膀扛起生活,用双手打磨着明天。每一个疲惫的背影里,都藏着一个家安稳的灯火;每一滴无声的汗水里,都饱含着对未来无声的期盼。也许我们拼尽全力,依然只是活成一个普通人,但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凡人,用他们的艰辛与韧性,构筑了生活最坚实的基底。

冬天来了,春天便不再遥远,愿所有埋头赶路的人,终能抵达那盏为自己点亮的温暖。

宗介玲,1993年生,山东泰安人。现任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验中心化验主操,2023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,岱山县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见于《舟山日报》《舟山晚报》《海宁潮》等。

刘小红,河南洛阳人。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储运包装部外操工,2022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,后先后加入市县作协。作品散见于地方报刊杂志。

郭亚峰,甘肃陇南人,1989年出生,爱好书法和文学写作,相继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多篇,2023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,后加入岱山县作家协会。现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线操作工。

